

## 腹中的玫瑰

### 1.

你母親年過五十，微凸的下腹像新婚懷你的模樣。你讀書離家北上已逾十載，十多年前初次離家，隻身台北無依靠。你母親一接電話滿心歡喜，別人兒子離家想女孩，自己兒子離家想媽媽。

你母親五十有四，換下血紅的衛生棉，正值青春期。你週歲不到，母親就死了丈夫。在婆家守寡三年，祖父過世沒分到家產，母親牽你離開臺北，回嘉義娘家。你母親張美玉，二十啣噹小姑娘帶著一個小孩，鄰人以爲是私生，你母親的母親畏閒話不敢留，你母親上街租房子，還好師專畢了業，去小學代課。

你四歲就上學，你母親教一年級，你讀一年級，教四年級，你讀四年級，上體育課你跟著跑，當任課老師，你隨班跑，美勞課上你小手執大剪刀。你沒有叔伯姨姑舅婆孀，只有章、何、蔡、洪、端木老師、李主任、陳校長。你母親張美玉，溫厚古老大國的傳統，卑卑吭吭抿嘴笑。牽著一個小男孩，沒人排擠她，也沒人重視她。每早七點帶你出門上課，下午四點回家，你聽話，天生的乖，知道自己沒父沒親就很乖。做完功課做手工，沒娛樂，沒電視，只有手工品。給娃娃的衣服黏小花，一件十朵兩毛錢，成千成百堆床邊，原來有那麼多你沒見過的洋娃娃。你不喜歡娃娃，金髮藍眼短洋裝，短短的洋裝，膝蓋以上，你沒興趣。你好奇，娃娃不穿吊帶褲？你也有一件母親做手工買的吊帶褲。

每晚九點，你母親看了鐘，要你上床睡覺，你躺下閉眼，你母親關燈去洗澡。

### 2.

你母親洗完澡，腹部漸隆，眼周嘴角有皺紋，走路行動變緩慢。你摸摸母親的肚子：「愈來愈大。」母親說：「最近放尿會疼。」你母親最能忍，經痛到臉色慘白還是站著講課，發燒生病也不休息。一休息，你就餓肚子。你母親捨不得你餓，即使你早已吃飽喝足不再挨餓，你母親還是忍。

出血出得更嚴重，你母親貧血，青春的回光返照。你說回臺北先找醫生掛號。你母親安了心，仍是悶悶的。

你母親不喜歡北上，她丈夫的家在臺北。分了家，什麼也沒給她。你北上和所有人無關，因爲情人在臺北，母親也說，臺北好發展事業。忘不了小時候的苦，沒錢的日子，母親微薄薪資爲你積攢的人生。你知道自己一生無妻無女，無子無嗣，只有母親。唯一的親，的愛。

你自十多年前北上，母親的生活有改變，不是二十啣噹，還很吸引人。白天教書，晚上去跳土風舞，也會回娘家。跳舞的時候認識劉敬堂，劉敬堂拉她的手，沒敢讓你知道。

你母親腹部隆起，產生嚴重的壓迫感，排尿會疼痛。醫生說，妳有子宮肌瘤，不斷長大，妊娠十二週大小，再大就會更痛，如果不生小孩，最好開刀拿掉。切去礙事的器官，無用的肌肉。你母親怕你擔心，不讓你知道。

### 3.

你在臺北置屋，母親很少來住。你自己住，有時也有男人來，固定的，不固定的。少年的，壯年的，再長你不要。你母親入住這晚，少年的情人剛好開門進來，你母親詫異。

「阿囡，你不是自己住？」

「啊…最近…有學生要準備考試…借住…」

情人禮貌鞠躬，伯母一聲。

你母親客客氣氣說：「要好好用功讀書。」

你和少年的在床上，母親在，你不硬，情人使勁吹，你就是不硬。

「幹什麼找你老母來—」你啪！一掌落在他的額、眼上，刮出淚。情人大聲嚷：「幹你娘！爲了你娘，你他媽的居然打我。你護你娘，就去幹你娘，別再來找我！」

「全世界人都死光，也不再找你！」你轟他出門。

母親立在客房門口，不說話，進房去。你跟進去。

「小孩子不懂事亂說話，我教訓兩句，他就罵粗話，這種學生我不收！」

「就算是教補習班，也是人家辛苦拉拔大的孩子。勸勸那孩子，好好讀書。」

你不會勸那孩子。世界上的人太多，跑了一個再換一個，世界上的男人尤其多，愛男人的男人尤其多，你精通國際語言，還會兩種歐洲話和一個東洋語，就算海島沈沒不再有男人，你也有異國戀情可選擇。

你側躺床一邊，摩挲母親的肚子，鼓鼓的下腹，球體的哈密瓜，小時候是你，現在是奇異的人體細胞組織。

「媽，真奇妙，我就是從一個三公分不到的受精卵長到一百七十八公分。」你抱緊母親，赤裸的上身貼著母親的棉布睡衣。

「長這麼大，可以成家了。」母親刺傷你，你默默揉著，打起鼾聲，手垂在下陰處。你母親嘆了一口氣！

### 4.

你小小的手貼在母親的心窩。裡面是什麼？撲通撲通跳？是心臟。心臟撲通撲通跳，阿囡才能上學讀書，乖乖長大，做一個好人。心臟再下去是肝，肺，胃，後面有腰子。胃下面是小腸、大腸。再下面呢？媽媽，再下面呢？

你母親想了想，是玫瑰。學校花園裡的玫瑰嗎？你好聰明。可是，玫瑰在花園，怎麼會在媽媽的肚子裡？

玫瑰在花園，也在媽媽的肚子。媽媽把它種在肚子裡，你就是從玫瑰花裡生出來的小孩。

爲什麼不是包心菜？不是拇指公主從鬱金香開出來，或是卡通送子鳥送來？偏偏是玫瑰？玫瑰多刺，扎人會流血。媽媽每個月會流血，嘴唇發白，咬牙忍痛站著講課。

因爲阿囡是與眾不同的小孩，與眾不同的小孩是從玫瑰花生出來的小孩。每個女人的肚子裡都有一朵玫瑰花，每個小孩都是從玫瑰花生出來，每個小孩都與眾不同。

那我的肚子裡也有玫瑰花？

你沒有。每個人都有心肺肝腸胃，只有跟媽媽一樣的女生才有玫瑰。玫瑰有刺，扎人會流血，每個女生每個月會流血，嘴唇發白，咬牙忍痛才能撐過去。

我不是女生，沒有玫瑰花。媽媽，請幫我種一朵玫瑰花。每個月會流血，嘴唇發白，忍著痛。

你母親笑。你沒有玫瑰，不會流血，嘴唇發白。你和媽媽不同，你是男生，媽媽是女生。

可不可以幫我種一朵玫瑰花在我的肚子裡，我是男生，不生小貝比，也不愛玫瑰花。我只想幫媽媽痛。

你只想幫母親痛。從小到大，你想幫母親做任何事，小至做手工、跑腿買鹽油，大至家事全部包。聯考在即你照做，你捨不得母親苦。大學每年暑假，你都在小鄉小鎮小校代母親的課，不讓母親在酷熱的南島步行曝日。工作以後，將每月用賸的錢全數寄回家，身上永遠只有剛發下的薪水。你讀國中以後，母親就不再缺錢，教師低利貸款讓她買屋收租，甚至富於其他同事。學會開車，就買高檔進口車代步，你母親的苦早已結束，你還活在當年的苦。當年的苦很美，只有你與母親兩人。你四歲，被母親拎進教室，坐在第一排，一坐四十分鐘不敢動，下課鐘響發現尿褲子，你母親哭，你沒哭。

你只想幫屬於你的女人痛。母親像懷新胎的女人，因為害喜而虛弱憔悴，你不明白玫瑰出問題，以為是腸，是胃，肝腎脾肺，萬萬料不到，帶刺的花兒作祟。在你母親青春將去的夕陽餘暉中，留下尖銳的回眸，痛的一瞥。

你母親忍，還和你說笑。阿罔，媽再去嫁人好不好？你看媽還嫁不嫁得掉？電視上有中年人相親的節目，媽去參加好不好？

一點也不好笑。你只說，我要去睡了。

你母親想動手術，取出腹中的玫瑰。玫瑰心核包著一顆哈密瓜，是哈密瓜玫瑰還是玫瑰哈密瓜？新品種，植在你母親的下腹。你母親五十有五，被玫瑰的尖刺扎到臉色青白，劉敬堂下班來看她，揉揉她的下腹，大手溫暖，愈滑愈下，濕濕黏黏，你母親痙攣了，側身夾緊劉敬堂的手。

## 5.

你補習班的業務蒸蒸日上，雖是晚上才有學生上課，白天招生也不馬虎。學生家長會隨時出現，觀察環境，交流業界情報，更多時候來看你，施旭東，Johnny 老師。退伍不久就是補教紅牌，你不花時間談戀愛，週末週日從早上九點上到晚上九點半。反正只是國中英文，應付聯考並不難。知名度一響，排課太滿，無法每月回家看母親，你推課，鐘點愈調愈高，你只是想回家看母親，高出一般行情非你蓄意。時勢造英雄。臺北市街的公車站牌到處有你的名字，捷運通車以後，車廂廣告還是你的名字。四年前，有人找你合夥，用你的名字開補習班，另外連升大學英文也包辦，反正應付聯考不那麼難。

你母親已經住院觀察三天，不敢告訴你。手術有風險，最大的風險是死亡，麻醉之後不再醒來。也許傷害子宮周圍器官，或大量失血，因為輸血感染愛滋病。

你趕到醫院，看到母親躺在活動病床上，小針頭插入手臂靜脈。護士問，妳叫什麼名字？張美玉。為什麼動手術？子宮肌瘤。什麼部位動手術？子宮。你沒有聽錯。

你母親被推進手術室，天花板的大燈亮起，有人在胸前貼電子線路，醫師施打麻醉藥物。小橡皮管放入膀胱，碘酒清洗腹部與陰道，在恥骨偏上劃下一刀，美麗的比基尼缺口，撐開腹部肌肉。取出另一塊肌肉，妊娠十二週，哈密瓜般的肉球，你曾住在裡面，生命最初的溫床。男人進入你母親，你在裡面形成，作為一個生命，來到世界的第一個居所，是子宮。你母親說，每一個女人的肚子裡都有一朵玫瑰花，玫瑰花是你第一個家，你住在裡面，你長大，玫瑰花也長大，媽媽的肚子跟著長大。玫瑰花像哈密瓜一樣大，花朵中沒有阿囡，媽媽又開始流血，初經來潮，臉色發白，口唇發紫，咬牙忍耐。醫生說，摘掉它，根除它，拔去妳的玫瑰，妳就可以不再痛，不再流血，咬牙忍耐。

你到便利商店買早餐，牛奶、麵包、茶葉蛋。補習班打來兩次電話，一次調課問題，一次和錢有關。出差三個月剛到機場的壯年情人也來電。

「我媽動手術。」

「什麼手術？沒聽你說起。」

「我也不太清楚。」

你不清楚你母親要動的手術，你以為你很瞭解母親。你母親也不清楚你，以為你不娶妻生子是事業繁忙。

## 6.

手術室的門打開。

護士喊：「張美玉的家屬！」

「我是張美玉的兒子。」

「這是張美玉的子宮。」

「！？」血淋淋！一坨肉球盛在大鋼盤上，擺在你面前。

護士小姐說：「這是你母親的子宮。」

「啊！子宮！」怎麼可能？這是傳統市場肉攤前的生豬肉，是海鮮酒樓的活魚多吃，哈密瓜一般大。

「請問…我母親動什麼手術？」

「子宮摘除。」

「她為什麼要摘除子宮？」

「這要問醫生。」

「通常什麼情況需要摘除子宮？」

「不一定，過大的子宮肌瘤或癌症都有可能，你最好問醫生。」

你母親生病了，你卻不知道。

不鏽鋼盤上，完整的子宮，深赭紅色血腥味濃稠的盛著。

護士小姐說：「請你確認一下，這是張美玉的子宮。如果沒有錯誤，請在單子上簽名。」

請你確認一下，這是你的包裹。這是你點的比薩。這是你乾洗的衣服。這是你訂的車子。請你確認一下，如果沒有錯誤，請在單子上簽名。

請在單子上簽名，這是你母親的子宮。盛在銀灰色鋼盤上，凹凸不平的球面，血塊

凝結的是玫瑰，你臨世的第一個居所，你的土地，當你還只是一個小胚胎，三公分不到，你的第一個家，每一個與眾不同受精卵的家。你住在裡面，吸著玫瑰的養分，不是包心菜、鬱金香或送子鳥。你來自玫瑰，眼前血腥令人做噁的團肉是玫瑰，長在你母親的下腹部，是市場肉攤上展示的內臟，新鮮的，剛宰下，一斤多少錢？血淋淋濃烈的味道，是衛生棉上經血的味道，你反胃，強壓下，幾個小時後就會有蛆蟲自裡面鑽出，就會有腐敗的臭味，是玫瑰的味道。原來你是蛆蟲，你住在裡面。一朵玫瑰，一隻怪物，蛆蟲爬滿的腐肉，凹凸不平的球面，血塊凝滯，讓你母親痛，已經妊娠十二週，壓迫到腸子、尿道。這不是玫瑰，是怪物，從你母親身上取下，你母親身上不再有玫瑰，摘除了玫瑰，你母親不會再痛、臉色蒼白、咬牙忍耐。

你母親說，每一個女人的肚子裡都有一朵玫瑰，你是男生，你沒有。不要孩子氣。你說，我是男生，不喜歡玫瑰，也不生小貝比，請幫我種一朵玫瑰在我的肚子裡，我只想幫妳痛，我是男生，我會忍耐。但是，媽媽，請不要摘去妳的玫瑰。每一個女人的肚子裡都有一朵玫瑰，沒有玫瑰的是男人，失去了玫瑰，從此不再是女人。

「請你在這裡簽名。」

你胡亂簽下英文名，胃中牛奶絞著麵包，一併嘔出來。

病床推出手術室，你趕緊從椅子上起身，你母親雙眼緊閉。

醫生說：「麻醉慢慢退了以後，病人會感到痛，如果痛到受不了可以跟護士說，加強止痛劑量。」

你坐在母親身旁。將近三小時的手術，隔著一道門，你母親就不再是女人。你握住母親的手，麻醉還沒退，眼淚落在棉被、床單、衣袖、手心上。你母親感覺不到。

你母親睜開眼。

「媽，切除子宮，為什麼不告訴我？」

你母親又閉上眼，聽不清你的話。

「嘴好乾，想喝水。」你用棉花棒沾水潤她的唇。

「媽，你切除子宮，為什麼不告訴我！」你責備母親。

「小手術，去忙你的。」

「痛不痛？」

「不痛。你趕緊去忙，休養兩天就回家。」

「如果痛要跟我說，護士會幫妳加止痛劑。醫生說麻醉退了會比較痛，妳千萬不要忍。」你止不住淚。

你母親咧了嘴：「哎呀！你趕快去忙。」

「我下課以後就來陪妳。」

你下課以後沒有立即去陪母親。

壯年的情人來找你，你抱著他哭。你母親不再是女人，失去玫瑰不再是女人。你母親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是怪物。那玫瑰是怪物。你從一有生命起，就住在怪物裡，怪物又住在怪物裡。怪物有名字，叫玫瑰，騙人的名字。你寧可從包心菜、鬱金香或被送子鳥叼來，也不要住在怪物的身體裡。你想吐，想到下午那塊躺在鋼盤上的腐肉，有蛆有蟲，哈密瓜大小，你就想吐，你就吐。情人以為你生病，你沒病，你看到怪物，女

人的肚子裡有怪物，怪物有一個騙人的名字叫母親。你不愛怪物，不敢愛怪物，可是，母親是你的生命，第一次北上讀書，懂得何謂思念，每週長途夜車趕回家，你從小無父無親，只有一個瑪莉亞，生於斯，長於斯，你是你母親的一塊肉，住在腐壞的玫瑰裡。你是一塊腐肉，保護不了你今世唯一的女人。

「今天不能久留，出差太久…」情人說。

「不能破例？」

「好久沒見到小孩，我也不想…她起疑心。」

「回去吧！我去陪我媽。」

你回醫院，鄰床病人早已入睡，你母親眼睜睜，你知道她痛，她不說。

「白天睡太多，晚上睡不著。」

摒住氣，全身肌肉都僵硬。你握著母親插針管的手，好冰好涼。你母親冷，等你來，你去握她的手，她就可以睡，她就睡著了。

早晨七點半，送早餐，你餵母親吃。你母親有力氣說比較多的話。九點半，醫生巡房，護士給傷口換藥，你母親痛，你在門外都聽到。心一揪，上帝和你開玩笑。讓你的女人不再是女人，讓你的最愛不斷地痛，讓你的愛從此無法有選擇。性別的單一，永遠的單一，不是唯一，不再有唯一。

## 7.

你母親的手機響，進來幾名中年男女，是土風舞社友，你發現劉敬堂看你母親的眼神不一樣，你心一沈，不認識你母親。每天都有人來探病，你母親都安排好了，原來母親性好交友，與人三姑六婆、說笑談天都高明。外婆說，動這麼大的手術，要好好補身體，出院後的一個月回娘家住。你母親半推半撒嬌，小手術，免麻煩啦！外婆改變方式，硬要住到女兒家，外公直嚷他也要。阿姨、姨丈勸勿輕忽，切除器官是大事。你母親的傷口還很痛，臉上笑瞇瞇。父母來看女兒，姊姊來看妹妹，外甥女來看阿姨，你不熟悉這些親戚，從小同住嘉義，一年碰不上幾次面。

四歲那年，你母親帶你從臺北回嘉義依親，你母親的母親不敢收，你母親的姊姊不敢留，你母親獨自帶你上街租房子，找工作，去到任何地方都帶你。你問你母親，為什麼要原諒他們？你母親笑說，早就不記得了，那麼久的事，人生沒有什麼事需要記三十年。

你以為你也是母親唯一的親，你不是，你無父無親只有母。你母親有父有母又有親，你不是她的唯一。你的心更沈，真的不認識你母親。

## 8.

少年的情人來找你，一上車，擁住你，解下安全帶，鑽入你的腰際，你還能握方向盤，速度不快，一切太爆烈，太突然。

寶貝，我有好東西，要不要試一試？我跟朋友弄來的。只有一顆，一人一半，吃了感情不會散。好東西，吃了就知道，吃了好東西再吃寶貝，我是你的寶貝。放一張電子樂，你有沒有電子樂？聽不聽電子樂？

從你家客廳、廁所，到每個房間，你母親住過的房間，去踐踏那怪物的居所，褻瀆玫瑰的失落。除了搖，世界沒有別的事。眼前只有裸身的情人，勃起的陰莖那麼強壯，那麼渴望。只有半顆藥，忘我，亞當，或狂喜。只有節奏，沒有旋律。你說，情人，你知不知道你從哪裡來？你來自一朵玫瑰，玫瑰花種在你母親的肚子裡，你是特殊與眾不同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

搖吧！我不懂你的話，你的語言，你的心思，還有深沈神秘又複雜的感情世界中，另有其他男人和一個女人。你愛他們勝過我。你為一個女人刮我一臉，轟我出家門，你這變態，混血雜種，基因不純良，愛男人也愛女人。我只愛你 **Johnny Guy**，我的青春只有你，你的指尖刮傷我的青春，只要半顆藥，忘我，亞當或狂喜。只有同性才瞭解同性的需要，深入彼此的需要。

少年情人停下舞步，抬起雙手，奮力向牆壁擊去，震掉酒櫃裡的水晶高腳杯。砰！砰！不痛，不痛，一點都不痛。請讓我痛！**Johnny**！痛才感到存在，自殘才感到存在，人生太麻木，太無覺，狂喜的時刻，只想感覺痛。刮我一臉，咬我，踢我，或禽我，從後面，男人的地方，摩著我，頂入我，我會感到痛。

你晃晃拾起一片碎玻璃，少年情人的肩上背上流出血，他在茶几前張腿等你，你存在多深，他就有多痛，他喊！請用力讓我痛！

## 9.

你每週有一個報紙專欄，分析考題，英文作文。學測或基測前一個月，大小媒體都來採訪你。創業以來，每位女性員工都享有生理假，比國家法律更早體貼女人，班內置物間備有各種品牌衛生棉、止痛藥，未婚又從不提女朋友，讓女性員工為你賣命忠誠。合夥人黃主任吃味，三番兩次探你底，你說婚姻太麻煩，生小孩更麻煩，把從壯年情人身上看到的問題當成親身經歷，男人四十歲之前，事業最重要。黃主任不是朋友，你沒有好朋友，大學生活不值留戀，退伍後就到處兼課教書，行蹤不固定，難以交朋友。

只有壯年的情人例外。他的妻和你是補習班同事，美麗年輕的數學老師，補習班打你們的名字做廣告，「旭東英文，連珩數學」。你們同為補習班賺進大把鈔票。你講課講到喉嚨長繭，開刀住院，連珩帶先生去探望。你對連珩特別好，請連珩上課的鐘點比自己高。連珩若有課，情人就來接她，你排課給他的妻，你想見到他。九點三十分下課，九點鐘就到。

連珩藉故不要先生來接：「給我點自由行不行？星期三晚上，我想自己回家。其他補習班的課，你偏不來接。」

情人聽不出妻子的抗議和渴求，每週三晚上九點整，去會你。

## 10.

少年情人說，寶貝，帶你去一個地方。百聞未見的，緊緊的跟著我，我要大開你的眼界。我有好東西。

幽曲巷弄中，一戶公寓前，門一開，情人說，這是我朋友。先繳錢，各取一只塑膠袋，兩顆藥，好東西，是寶貝。

所有衣物放入塑膠袋，貼上名字，交由服務人員保管，只剩內褲才進場。在茶水間吃藥，你剝成兩半，遞給情人，感情不會散。情人拿走你手中的藥，一次吞下去，將完好的那顆還你，一人一顆，感情也不會散。情人附在耳邊說，我給你好東西，能滿足你的好東西，吃了好東西，你就是寶貝，來吃我的好東西，眾目睽睽下，來吃我的寶貝。

你不懂他的顛言顛語，你笑，癡癡癡。你搖，大家跟你搖，世界跟著你搖，只有節奏，沒有旋律，只有欲望，沒有姓名。每一條男根都勃起，雄性動物的體腥味，汗臊味，音樂變得很遠，心情很愉悅，有人在舔你情人的好東西，你的情人在舔你的好東西，忘我，狂喜，只有亞當的國度，精液夾雜汗水的，燥熱的國度。**SEX ROOM**，情人往牆壁擊去，他說，寶貝，幹我！讓我痛。只有痛才感到存在，世界太麻痺，狂喜的時刻，感受不到痛，狂喜的時候，特別需要痛！請讓我痛。請讓我存在！玩接龍，排排坐，吃果果，一個亞當身後是另一個亞當。排排做，吃核果，男人專屬的遊戲，同樣尖挺的器官，頂入同樣深邃的部位，要在忘我的時刻感覺痛，證明自己有靈有肉，絕非麻木不仁。

喘息的節奏，搖頭的節奏，抽插的節奏。有人貼近你，陌生的亞當，另一種忘我，另一次狂喜，是另一條接龍。**S 室**，獸慾橫流，就當一次獸，上古之時，誰又不是獸，交配不為生殖，或延續種族命脈。邊界的，角落的，黑暗的，不見光的，中心的，世界的，宇宙的，大家都存在，多麼哲學，多麼經典，要用形上的意識，感受形下的欲望。用形下的肉體，完成形上的存在。

取下保險套。**Johnny**！有人喊你，**Johnny**！原來你是，看不出來你是！我以前上過你的課，我好崇拜你。啊！偶像！有人尖叫。

你笑，我一直都是。徹頭徹尾是，從不掩飾我是。居然遇上以前教過的學生，情何堪？就扭吧！跳吧！這裡無謂階級、職業、年紀、身份，大家都來感受自由，尋求認同，自由與認同，那麼哲學，那麼經典，在道器交錯下，你找到自己，遇到知音，這裡才是真正的 **Home**。少年的情人已離去，丟下你，你也無所謂。狂喜的國度，忘我的時刻，他鄉遇故知。我不是 **Johnny**，不是你的老師，我來尋找快樂和家人，若是我的家人，請貼近我，若能使我快樂，請貼近我。先開採對方的身體，再探入對方的靈魂。貼近我，用你的尖端貼近我，含著我，並且刺入我。學生們圍著你，你過去對他們的好，講台上的熱忱與風采，如今他們一一回報。除去身份、職業、年紀，你們只想忘我，用極致的痛，成就最極致的狂喜！

音樂停止，燈光全亮！有人大喊，裡面的人都不許出去！警察臨檢。上身赤條條，近百男體，眼神渙散，你和你的學生們還在搖。

## 11.

「百人轟趴，補界名師居中！」你的背影上頭版，沒有馬賽克，即使沒見過你的人，也知道是你。新聞台爭相報導，同志轟趴已經不具新聞價值，補教名師是同志，疑似嗑藥，才有賣點。雖無道姓名，大家都知道是你。媒體在補習班前等候你，你致電停課一週。黃主任控制不了場面，學生家長嚷著退費。網路上開始有人大書特書當晚與你的相逢，你們玩接龍，又駭又噁心，把你神化也醜化。是誰和你開玩笑，在你真正忘我，達到狂喜的當下，毀掉一生事業。

你回到補習班，數百對明亮炯炯的眼睛猛盯你，看怪物似的，原來你才是怪物。是你母親子宮異常增生的細胞，使你母親痛。怪物也有怪物的專業，沒人比得上你怪物英文教得好，想要上第一志願就來上怪物的課。你嚴正的對學生說，更說給現場家長聽，就算你是異次元大怪物，也沒人能否定你的專業。

黃主任打算退股，該學的都學會，該盜的都盜光，也成氣候了。帶走一半的學生和員工另起爐灶。你沒有挽留，你是怪物，沒有人會同情你。

連珩趁先生上班時間來找你，在你辦公室掉眼淚。「Johnny，我站在你這邊！」你只能感激。

壯年的情人去你家找你。你抱著他哭。前一次是你母親變成怪物，這次是你自己。

情人，你怎能明白，正常人變成怪物的心情。前一秒鐘我還是人，音樂一停，燈光一亮，鎂光燈一閃，我就變成怪物。魔法也沒那麼快。認識我的人太多，我如何用一個怪物的心情面對世界？愛男人有什麼錯，玩樂有什麼錯？我從不傷害人，可是，我是一頭怪物。

壯年情人不語，他也是怪物，但是他有保護色。

他打電話回家，對妻說今晚加班，半夜才回家。

「老夫老妻就是這樣，問也不多問。」

壯年情人陪著你，在他身邊你才安心，因為有他，你撐到現在。

「這次招生的情況很不理想，波及嚴重。」

「不能就這樣被打倒，男人要有男人的承擔。」

「我知道。我更擔心我媽。」

「她知道了嗎？」

「還會有誰不知道？」

「驗尿結果出來了？」

「…陽性反應。」

情人也不語。然後才又說：「我公司有可以信任的法律顧問」

「我找好律師了。」

「處理了就好。還是事業重要，其他就交給律師，不要多想。」

你扶在情人肩上，他對你最好，不過五、六年，他最懂你。

門鈴響，十點多，是少年的情人。你不敢去開門。然後手機響，響完門鈴響，門鈴手機一起響。

「去看看！」

「可能又是媒體或惡作劇的人。」你找理由。

「這件事都兩星期了，還有報導價值？鄰居抗議就麻煩了。」

你穿過客廳去開門，銅製門把上有汗濕的水痕。

門一開，幾乎昏倒。

連珩站在你面前。你穿T恤、內褲，連珩站在你面前。

「Johnny，你聽我說，我知道你不是那種人，我相信你。」連珩急哭了。

「連老師，這麼晚，有…什麼事…」

「Johnny，不要叫我連老師。我心裡有些話一定要告訴你，今天我先生加班，我才有機會。我喜歡你十年了。你知道嗎？我站在你這邊，全臺北市我只在你這裡教數學，我不會背棄你，就算我先生知道，我也不在乎。如果不是因為孩子，我早就離婚。我愛了你十年，你不追我，我只好嫁給他，女人有時後就是這麼脆弱。Johnny，你要相信我。」

你手心滴汗，心跳比吃了忘我狂喜還劇烈。連珩站在你面前，她在哭，少女情懷總是詩。你無法邀她沙發坐，她的先生在床上等你。

「什麼事，講這麼久？」情人只穿內褲走出你房間。

連珩眼口同時張大…激動尖叫…

「…施旭東…你這個噁心的禽獸…你會下十八層地獄…」

壯年的情人著衫，尾隨連珩追出去。

你掩上門，已經在地獄。

是誰和你開玩笑，先是你的母親變成怪物，接著你變成怪物。你共事十年的同事變成怪物，你最心愛的男人也變成怪物。是誰和你開玩笑？

失蹤一陣子的少年情人突然傳簡訊給你：「我知道你過得不好。有沒有忘記你刮我一耳光？我說過要你付出代價。」

人心這樣惡！你母親什麼都教你，你什麼都學得好，就是沒學到，人心這樣惡。你母親只教你善，沒有教你惡，小小年紀，人心這樣惡！

你的心，最是惡，連珩戀慕你十年，站在你這邊，你卻勾引她的男人。連珩不會原諒你。

你被人心之惡擊倒，癱瘓在沙發上，再也站不起來。

## 11.

你母親打電話給你，一般話家常。土風舞社成員邀了九月一定要去澳洲玩，學校的杜老師，今年也要退休。

媽，妳到底想說什麼？

你母親笑。你要忙是不是？快去忙！這個月什麼時候回來？好久沒見到你？

下…下個月再回去。這幾個月特別忙，招生旺季。

掛下電話，你很快接起下一通。

「Johnny English。」櫃檯人員的缺額補得很慢，現下的員工都是新手，連課程內容都解釋不明。偶爾還有噁心的騷擾電話，娘娘腔的聲音，我要找 Johnny Gay，嘻嘻嘻！年輕的員工不知所措，你自己也不知所措。新進的數學老師教學評價不理想，招生數量大幅降低。除了轟趴嗑藥事件，黃主任削價競爭也是主因。網路傳言，Johnny 受轟趴事件影響，所有名師都走光，授課品質大不如前，又因為性病而日漸憔悴。難怪，沒人會用你用過的東西，員工待你更客氣，背後八卦你的是非，你待人親切體貼從不變，別人待你全變了。

你趴在母親懷裡哭，你被鄰居的小孩欺負。他們說你是你媽和別人偷生的小孩。你和母親坐在街邊小凳上，你母親從不回應別人的冷語。你在母親懷裡哭著睡著，母親懷裡最溫暖，世界可以毀滅，你不能沒有母親。你覺得痛，沒有人拿石頭丟你，拿棍子敲

你，搶你玩具，撕你作業，可是你好痛。他們用話刺傷你，譏諷、奚落、嘲笑、指點你，你待人和善可親，他們還是討厭你。因為你的與眾不同，你是玫瑰花長出來的孩子，你無父無親只有母。

回來吧！阿囡，到媽媽的懷抱裡，回到溫熱的子宮，這裡才是你的歸宿，我們的歸宿。張開媽媽的腿，撥開第一朵玫瑰，用力擠向唇瓣的中心，從你當初離去的路徑回來，經過產道，回到最初孕育你的子宮裡，是你永遠的玫瑰！回來吧！媽媽在等你。不要忘記你的尊貴，你是玫瑰的孩子。

你從夢中醒來，決定請一天假。班次已經少到無法讓你落失任何一堂課，最關鍵的時刻，你還是請了一天假。天地不容你的時候，你要回到母親的懷抱，那才是你的家。

## 12.

回到家已近晚餐時間，客廳燈亮著，母親沒出門。

你打開家門，劉敬堂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尷尬起身。

「不知道你今天回來……」

「沒關係，您坐。我媽……」

「在裡面。」

哪裡裡面？房間、廚房、廁所、書房、佛堂？

你往母親房間走。

你母親完成化妝的最後步驟，正在抹唇膏。

「怎麼…突然…要和劉叔叔去吃飯，…一起去好了。」

不如不回來，連你母親也不要你。

「臨時回來的，去台中談事情，就順便回來…你們去吃就好。」

你上樓回房，報應提早到，身在十八層地獄。

回歸，那麼痛。心，那麼痛。連你母親也不要你。整個世界都容不下你的時候，你只想從下陰擠入產道，回到子宮，而窄窄的陰道，竟納不下六尺硬直的身軀。過程那麼痛，結果那麼痛。男人赤條的陰莖摩著你母親，進入你母親，精子在子宮著床。你會在子宮慢慢長大。可是，你母親已經沒有子宮，你失去了家，再也無所依。劉敬堂的手指摩著你母親，你母親慢慢張開腿，手指滑入濡濕的陰道。男人們都來和你搶同一條路徑，天底下有上億女人，上億條通往狂喜的道路，你卻只有一個母親。他們通過，忘我，去到天堂，對你卻是地獄，地獄，無間地獄。世界當真容不下你，回歸，太痛！

母親敲你房門，劉敬堂走了。阿囡，我們去吃飯，中正路開了一家新的法國餐廳，便宜又好吃，非假日不用訂位，我們母子好好去吃一頓。

菩薩伸手來救你，引你到彼岸。

你不吃法國菜，母親煮了兩碗麵，你們無話可說，不認識彼此。你寧可你母親和別人去上天堂，獨留你在地獄，也不願兩人同處地獄。

阿囡，忙歸忙，不要累壞身體。

最近出了很多事，補習班也許…會收掉。你和盤托出。

「喔！」你母親長長一聲「喔！」就不再說話。

你知道，你母親早就知道。

知道你愛男人，感受忘我，達到狂喜，知道媒體大肆報導的補教名師，網路毀人傳言，知道你受了傷、有多痛，你母親全都知道了。

你回到房間，摀住嘴，不能哭出聲。

13.

壯年的情人在你下課時間出現在補習班門口，抽著煙等你。

幾個月不見，他提議去海邊走走，坐上他的車，往淡水方向去。

「聽連珩說，補習班頂出去了。」

「最近在辦移交，下個月我就不是老闆了。」

「我很抱歉，連珩…很抱歉。」

「沒什麼好抱歉，都…過去了。」

「真的？」

「嗯！我想讓一切都過去。這半年多來一切都太混亂，我必須好好想一想，做人好累。」

停好車，夜風涼，驅走白日的暑氣，你們手牽手，在岸邊散步。夜漸沈，沒有人注意你們，自在散步，看左岸咖啡裡的燈光，夜空星子，聽海潮聲，遠處車聲。

「兒子今年要上小學了，下個月要帶他去一趟迪士尼，連珩擔心不能請假。」

「你們又不缺那些錢。」

「她現在可不比從前。只要鐘點付得起，她就去上課，很積極。」

「你可以提早退休，也很好。」

「是啊！現在越來越難做，美國總公司三天兩頭就要我去一趟，挺煩人。」

手機響，你母親打電話問你這個週末回不回家。

「星期五中午就回去。…Bye！」

「我媽。」

「她知道你的事？」

「知道。她沒有什麼不知道的。」

「你…怎麼辦？」

「不怎麼辦，跟以前以樣，繼續當她的乖兒子。」

「你媽呢？」

「也跟以前一樣，全都一樣。」

「不應該全都一樣。」

「我也這麼覺得。但是很奇怪，就是『全都一樣』。」

「連珩…變得跟以前不一樣。」

你停下腳步，注視情人。

「她變得…很主動…。我大概傷害她太深。」

「沒關係，她會原諒你。總是夫妻嘛！」

「她也是這麼說。」

「她相信？」

「她只能選擇相信。」

「我想結束臺北的一切，回去嘉義。覺得好累。做人好累，好失望。想回家，回去陪我媽。她七個月前動手術以後身體變得不太好，提不了太重的東西，已經進入更年期。」

「Johnny，我沒別的意思。我只是…」

「你知道你有多久沒跟我聯絡嗎？快三個月。這段時間我怎麼過的？」

「我出差兩個月，昨天才剛回來。」

「一回來就來看我？兩個月以前的時間你在做什麼？在當連珩的好丈夫？」

「我身不由己。」

「不用為難了。我只想回嘉義，也許就留在嘉義，要教書哪裡不能教，就算一段時間不工作，生活也不成問題，大不了把臺北的房子賣了。或是再出國讀書，我從小書就唸得很好，大學畢業沒有繼續深造實在很可惜，這次也許是個機會—」你越說越急。

「Johnny！」情人大聲喝你。

「我們之間結束了！」你咆哮！

兩人無言走去取車，情人送你回補習班開車。

臨下車前，你說：「你比我幸運，還有的選擇。我這輩子就只能愛男人。」

「你以為，我還能愛女人嗎？」

「你有太太，有小孩，你是有家庭的男人。」

「他們是家人，不是我的愛人。」

「家人永遠比愛人重要。」

「這不能比較。」

「當然可以比較。我很愛你，可是我非常清楚，全世界對我最重要的人是我媽，就像你的小孩對你一樣。」

你關上車門。情人在你身後喊：「Johnny，我不會放棄！」

你狠心走了，壯年的情人流下眼淚。

#### 14.

你固定每週二、四晚上去幫外甥女補習英文。母親會陪你去，你和外婆家熟悉了一些，他們因為你的主動，想盡辦法對你親切，母親居中拉攏，你不頂習慣，也沒有拒絕。一日，國二的外甥女怯怯地問你，網路上說的都是真的嗎？你怔住。姨婆本來說你被別人陷害，後來又說喜歡男生也不犯法，被阿祖罵一頓。我同學他們都想來看你，姨婆說不可以。外甥女吐舌笑一笑，你也吐舌笑一笑。

你母親變得很容易疲憊，十個月前動手術元氣未恢復，出門一趟就必須休息一兩個小時。每週五晚上去跳土風舞，你開車送她去，劉敬堂送她回來。你觀察出規律後，母親快到家時間，你就開車到處晃晃。有一次，匆忙出門忘記帶錢包提前回家，撞見劉敬堂和母親正好從房間走出來。送走劉敬堂後，你說，我只是進來拿皮夾，馬上就出去。

「不用留他，他有家庭。」你母親說。

你過去摟住母親：「媽，想不想去兜兜風，我帶你去吃宵夜。」

就像回到小時候，自有記憶起，世界那麼大，你只看見母親。你母親五十有六，小學教師退休，沒有風霜印臉，青春餘光還閃耀在眼角。愈活愈慈眉善目，從不問起臺北的事，也不問將來的事，整日看著阿囡咪咪笑，身體一日好過一日，喜歡運動流汗。阿囡，阿囡，明天要不要去打羽毛球？陪媽媽去游個泳？下個月我們去日本吃河豚。北上讀書至今，十多年來，第一次放長假。你很少有空旅行，學生放暑假，是你最忙的時候，學生一開學，你更要超前學校課程趕進度，如今你閒下來，重新認識自己，也認識母親。

吃午飯的時候，電視播報一則駭人的新聞。剛滿十八歲的高中男生孫克承涉嫌殺害另一名未成年輟學生董蔚均後棄屍。嫌犯孫克承因性格偏執，導致死者董蔚均不願與其交往，孫克承不斷對其施以暴力威脅，最後將董蔚均殺害，棄屍台北縣某工廠的大型排水溝。孫克承低著頭，穿著黃色運動衫、牛仔褲，被警方押上警車。你母親也在看，認出了少年情人。

「媽，還記不記得，那是我學生。」

「記得。」

「他…也差點害死我…」

「看起來是一個很聰明的小孩，好可惜。」

記者採訪情人的家人和學校師生。他的父親直指他在外面結交了壞朋友，他母親哭著說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不可能殺人棄屍，更不會是同性戀者。他甚至代表全校參加全國高中英語演講比賽，如此優異的學生太難和「性格殘忍的同性戀者」扯上關係。記者說，對於一個人人眼中品學兼優的學生，卻犯下令人髮指的殺人棄屍案件，家長和學校應該對青少年的交友情況更加關心，以免他們涉世未深，誤入歧途。

你關上電視。知道玉石俱焚向來是他的作風，可是，你沒有恨過他。即使人性真的這樣惡。

收拾過餐桌，你母親在客廳整理早上買回來的花。門鈴響，張美玉的掛號信。你調皮地湊上去和母親一塊看，一張三萬元現金票和一封電腦打字信。你母親讀完後遞給你。你爸爸的母親死了。你聽到神話，或是新的詐騙手法，更無法接受母親的行為。你母親三十多年來每月寄錢給你父親的母親，老人家兩個月前過世，料理完後事，施家人才有空通知你母親。你母親說，無論如何那是你爸爸的母親，沒有她就沒有你爸爸，就沒有你。沒有阿囡，媽媽也不能活。就再把這張支票寄回去，當作慰問金。

「媽，你還會想爸爸嗎？」

「哪有那麼好記性，都三十幾年了。」你母親挑眉一笑。「看到你就像看到你爸。」

「真的那麼像？」

「爸爸愛女人，就這一點不像。」你母親逗你。

「誰說，我最愛媽。」

「乖囡。只要不忘記做人的道理，不害人，一切 no problem。」

「還會痛嗎？」你用手撫母親的下腹肚。

「割掉就不會痛了。年紀大了，越來越不能忍。生你的時候，生了一星期，那才真的叫痛。一個人躺在醫院裡，你爸爸不在身邊，你爸爸的家人也不理我。那時候年輕，什麼也不懂，也不會多想，只想趕快把你生下來，生下來就不痛了。」你母親邊笑邊說。

「媽，從小到大我還有讓你痛過嗎？」

你母親看著你，又笑。

「沒有。生你那次最痛，你從小就乖，很懂事。」

「以前看過一個報導，說女人忍耐的程度比男人好。男人只能忍到第九級，生孩子的痛是第十級。可能因為我是男人，所以無法想像一個年輕的女人為什麼願意忍受這種十級的痛。」

「因為肚子裡有另一個生命，你早就忘記自己是誰，只希望孩子生下來，能夠平安健康。」你母親老生常談，邊修花梗邊說。

難以體會。肚子裡有另一個生命。

你突然問，媽，我真的是從玫瑰花裡生出來的小孩嗎？

你母親笑得合不攏嘴。當然，當然。玫瑰花在媽媽的肚子裡，你就是從玫瑰花裡生出來的小孩。

不是包心菜、鬱金香或送子鳥。你徹徹底底是一個從玫瑰花生出來的小孩，玫瑰花種在你母親的肚子裡，你母親痛，摘除了玫瑰。摘除了玫瑰，你母親依然是女人，沒有玫瑰的女人，徹徹底底是一個女人。每一個母親的肚子裡都有一朵玫瑰花，玫瑰花蕊藏著一個獨特的生命，生命多美麗！你的手揉著母親的腹部，現在還痛不痛？不痛，不痛。因為真正痛過，所以不再痛，因為另一個生命，會忘記自己，忘記所有痛。而且永遠不再痛。每個人也都有一顆心，與職業、性別、語言、年齡，外型內臟殘缺與否都無關。人性多美麗！你母親痛過，忘記很多事，只記得你是玫瑰花生出的，與眾不同的小孩。很乖，很聽話。

你的手還停在母親的肚子上，中年女人練瑜珈跳土風舞，略趨平坦的小腹。手機響，是壯年的情人，不，是朋友，打來的。你很高興。你邊講電話邊看著落地窗旁的母親，在秋天的陽光下整理長梗玫瑰。起身拿花瓶的時候，仍然小心細膩，眉頭略緊。

你恍然明白，腹中的玫瑰原來從未摘除。你母親始終忍著痛，讓玫瑰扎根甚深，努力往陽光處攀爬，穿過腸胃脾肝肺，盛開在你母親的心上。

或者，再穿過氣管咽喉食道，燦如朝陽，綻放在你母親菩薩般的面容上。要讓你看見。